

# 家庭原子化的教育学思考

牛楠森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在现代家庭中,成员间联系的强度和长度都越来越低,以至有逐渐脱离家庭共同体的“原子化”倾向。“家庭原子化”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在家庭中的渗透。由于“个人主义”,“家庭原子化”取消了长辈的“持续‘在场’影响”,再加之“功利主义”这一不利的价值观导向,家庭教育功能由此而式微。超越此“家庭原子化”遭遇,促进家庭教育功能的恢复,有必要倡导关注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教育政策与社会舆论。

**关键词:**家庭原子化;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功能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4-0117-05

中国正处在高速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既给我们带来了不可想象的繁荣富裕,也使我们的生存状态充满竞争、愈益孤独,这是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在一种“普遍的漠不关心”的社会环境中,家庭是温暖人类的最后一个堡垒。在忍受激烈竞争的同时,人类更加期待从家庭的温情中得到安慰和补偿。然而,广泛流行于社会中的“寂寞”、“孤独”等话语似乎宣告我们对家庭的期待已然落空。本文尝试以“家庭原子化”概念分析现代家庭状况,并在现代化背景中寻找其产生原因,进而从教育学立场反思家庭原子化对家庭的教育功能的影响以及如何提升家庭教育功能以回应这一时代问题。

## 一 “家庭原子化”的涵义

“原子(atom)”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构成物质的最小单元。近代科学引进并发展了这一概念,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原子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原子之间的必要联系比较微弱。正因如此,一些思想家借用原子化(atomized)来比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况和趋势。

最先提出“原子化”这一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根据他对柏林的观察与思

考,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书中提出“城市居民的生活长期处于紧张刺激和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导致居民逐渐缺乏激情、过分理智、高度专业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原子化”<sup>[1]</sup>。而同为德国人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原子化”这一概念。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用“原子化的个体”(atomization)来形容现代社会中的人,这种人是孤独的、埋头于物质享受的、完全“私人化”的个体;这个原子化的个体并非社会的边缘人群,相反,它们是社会中的“大众”,而这些大众之间并没有强有力的联系<sup>[2]</sup><sup>[420]</sup>。总的来说,他们对于“原子化”的分析是以个体的人为主体的,描述的是一种个体之间和个体自身的属性。

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尝试把“原子化”概念引入到社会组织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田毅鹏以“单位制度”为切入点,提出中国的“社会原子化”现象;贺雪峰利用“原子化”对现代中国乡村状态所作的基本诊断。田毅鹏认为:“社会原子化”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疏离化、社会纽带松弛、人们从各种或大或小的共同体中被‘解放’出来,走向原子化,陷入利己主义的小圈子”<sup>[3]</sup>。贺雪峰从乡村治理角度

收稿日期:2012-03-23

作者简介:牛楠森(1985—),女,安徽宿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08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

分析指出：“原子化”是中国现代乡村的基本生存面貌，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熟人社会”的乡村生活现今已发生了改变，“资讯的发达，市场经济的渗透，打工潮等已经打破了乡村的原始共同体，进入一种‘原子化’状态”<sup>[4]220</sup>。

梳理相关研究可知，“原子化”是个体在逃离共同体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链条的强度和长度都很低的一种状况。据此，本文用“家庭原子化”来标识这样一种现象，即家庭成员逐渐脱离家庭共同体且相互之间联系的强度和长度都很低的状况。

在当下的家庭生活中，“家庭原子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弱化。在现代社会，男女双方都要承担各自的职场角色并付出相应的时间和精力，加之，在社会评价上，人们更加看重个人的社会贡献并以此作为判断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以情感的亲密度为主要向度的“幸福家庭”的传统涵义逐渐失落，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如豪宅、名车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等，掩盖了人们对真正的家庭幸福的追求。其二，家庭成员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意愿降低。对于职业人而言，家庭生活中的事情是没有“大志”的事情，是“婆婆妈妈”的事情，谈论这些显得自己很不“职业”。于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更多的是工作上的事情，但对绝大部分家庭而言，双方的工作性质并不相同，没有“共同语言”，自然也就谈不起来。其三，家庭伦理规范逐渐失灵。家庭对于婚姻和性行为的控制功能正在逐渐减弱，导致家庭关系不稳定，关系破裂的公开表现就是离婚。家庭幸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成为一种奢侈，孤独与寂寞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人们的一种日常体验，这种全社会范围内的孤独体验正是家庭“原子化”的一个侧面反映。

## 二 “家庭原子化”与家庭教育功能的式微

摩尔根(Lewis Morgan)在考察了家庭的发展史之后发现：“家庭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sup>[5]85</sup>由此可见，实际上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化只是社会的原子化在家庭中的体现。韦伯(Max Weber)强调，现代社会组织体系本身就包含着使个体进一步原子化的危险，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高扬个人主义的社会，是功利主义病态发展的社会。大体而言，现代社会的个人

主义与功利主义从“弱化利他倾向”、“压缩生活时空”以及“改变形成基础”等三个方面改变了家庭生活的形态，促成了家庭的原子化。

其一，弱化现代家庭的利他倾向。现代社会的个人是“无所不能”的个人，这种“无所不能”使个人以及个人权利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一要务，共同体的意义仅在于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归属感在满足个人的功利需要的目的之下变得无足轻重。个人主义被强调个人权利的学校教育无限放大而侵入家庭之中，这种“只顾自己而且心安理得”的个人主义，“使每一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sup>[6]</sup>。对此，贝克尔(Gary Becker)曾解释道：“这是因为传统社会中许多家庭功能已经被现代社会中市场和其他组织所取代了，而且后者具有更高的效率。”<sup>[7]421</sup>于是，传统家庭的观念，即家庭更多的是一个需要不计个人得失的做出奉献的社会组织，自然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家庭利他倾向的弱化，降低了个人对家庭的依赖，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难以协调，并最终凸显出来。

其二，压缩现代家庭的生活时空。诺丁斯指出：“现代化将现代民族国家视同一个大企业，国家的权威正如现实所反映的那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商业成功，同时也很容易地将同样的动机和成功指标赋予社会中的个人。”<sup>[8]80</sup>在追求功利的现代社会，职业生活及其经济生产和消费成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指标，这必然促使人们全力以赴地加入到职业的竞争和生活资料的获取中去。“在人的物理时间已经给定的前提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就意味着自由时间的缩短，留给与家人交流和陪护的时间必然减少”<sup>[9]</sup>。同时，更值得重视的是，注重效率和效益的现代社会生产，迫使在家办公和学习成为常态，家庭这个私人领域逐渐成为工作单位和学校的拓展地，家庭成为第二办公室、第二职场，最终成为公共领域的附属物而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可见，现代社会的功利追求必然压缩家庭生活的时空，从而减少了家人之间的交流，减弱了家庭之于成员的凝聚力，使家庭原子化的倾向不可逆转。

其三，改变现代家庭的形成基础。有学者通过“和谐的神话”、“救赎的神话”、“拯救的神话”分析传统家庭形成基础，以及由此赋予家庭的强大的社会凝聚功能<sup>[10]88-89</sup>。据此分析，家庭的形成应该是以情感作为基础，恩格斯更是将其上升到“只有以爱情

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sup>[5]84</sup>高度。然而,在功利主义主导之下,人人都精于计算,一切都可以交换,导致现实中男女双方的结合多了一份计算,少了一份温情,家庭的情感基础正在逐渐为利益所替代。时下流行的“经济适用男”、“经济适用女”的择偶观念背后所隐藏的提高金钱、贬抑爱情的行为准则,似乎印证着恩格斯所断言的虽然“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而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sup>[5]81</sup>。如此情形之下,家庭形成基础的变异致使现代家庭缺乏稳定而深厚的情感基础,家庭成员之间走向原子化势必难以避免。

“家庭原子化”破坏了家庭教育功能并使其从此式微。作为基本社会单位,家庭承担着经济、生育、教育、关怀等功能,其中家庭的教育功能是教育学考察的重要向度。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在教育方式上的区别在于,家庭教育更多的是一种“身教”,是润物无声的浸润和影响。其形成机制表现为:其一,教育者(父母)通过持续“在场”发挥巨大的教育影响,家庭成员中的长辈通过与晚辈高频次的交往接触对晚辈产生教育影响,其影响的深刻性是任何其他教育形态难以企及的;其二,以“价值观导向”为核心是家庭教育的另一特点,家庭教育偏重道德教化,家庭成员中的长辈总是努力以正向的人生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教化晚辈。据此分析,家庭教育发挥作用的条件有二:一是教育者持续“在场”的影响;二是教育者秉持正向、积极的人生观。然而,“家庭原子化”现象的存在与持续发展,却使这两个条件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家庭教育功能式微势所必然。

首先,“家庭原子化”使家庭教育者难以发挥持续“在场”的教育影响。“家庭原子化”现象意味着家庭成员间亲密关系的逐渐消逝,家庭成员之间的影响(尤其是年长一代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大为减弱。家庭成员中长辈之于晚辈生活的“不在场”正是导致家庭教育式微的主要原因。前已述及,“家庭原子化”的表现之一是家庭成员之间共同生活的时空被大大的压缩。那么,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共同生活时空的减少,会带来父母方的“身体”这个物理实体的“不在场”。同时,父母用于职业上的精力挤压了用于子女教化的精力,也导致父母方的“教育意识”这个精神实体的“不在场”。这两种“不在场”的共同

作用,势必使父母与子女间的陌生感乃至怨恨感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弱化逐渐加深。

其次,“家庭原子化”所蕴含的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不利于“价值观导向”。按照精神分析学家的意见,父母会将他们的孩子当作间隔一代的执行人,当作他们自己未来生命的代表,这样一来,孩子会自觉地向家庭内部委托的方向发展。委托通常有三种类型:“这个父母的委托,可理解为遵循‘父母’这一社会角色的一般意义上的父母,他们会对孩子进行为人父母所应该进行的一般性的要求;我的父母的委托,可理解为具有各自潜在意图的、独特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必须帮助父母去实现某些(不好的)意图;超我的父母的委托,可理解为父母头脑中理想中的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要继承父母由于他们自己无能力而未能实现的志向。”<sup>[10]80-82</sup>“家庭原子化”的重要原因是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泛滥,根据“委托”理论,父母将不自觉地把自己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督促他们继承自己未能实现的对功利的追求。可见,原子化的家庭可不断地复制与其价值观相适应的下一代,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教育的价值观导向将不可挽回地发生偏离。

### 三 提升家庭教育功能的途径

“家庭原子化”导致家庭教育功能的失落,而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功能不仅为学校教育打下基础、更为孩子的成人成才提供必要的氛围。在提升家庭教育功能的途径上,学校教育具有较大针对性与实效性,其作用也较深入持久。不过,“学校教育”的调整不应是个人的任意行为,可靠、有效的“调整”通常是根据教育政策进行的;再进一步分析,教育政策的变化也并非偶然事件,要形成关注家庭教育的教育政策,必然还需以相应的社会舆论为基础。由此,超越“家庭原子化”这一时代遭遇,促进家庭教育功能的恢复,可从改进学校教育和重构教材内容、完善教育政策以及增强社会舆论的宣传引导和营造关注家庭教育的社会氛围入手。

其一,倡导关注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引导学校教育关注家庭教育,重在改变学校教育者的观念与反思课程内容的编纂。就前者而言,学校教育者须认识到学生不仅是未来的社会建设者,也是未来的家庭建设者。长久以来,学校教育的目的都在于让受过教育的人能够进入公共生活领域,成为公民、建设者和接班人。至于学生持家的技能、育子的方



式和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处理等成为学校教育目的的盲区。相应地,学校在教育内容上倾向于选择有助于升学和就业的科目,而那些关于家庭生活的科目和内容几乎完全无助于学生升入大学和找到工作,自然不会被纳入教育内容。这种现象得以存在,源于一个前提假设,即人们普遍认为关于家庭生活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自然习得,完全不必通过学校来学习。但当代“家庭原子化”的现象却证明了此前提假设的不正确。在学校生活、职业生活占据了学生、家长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学校教育必须要承担起培养家庭建设者的责任。此外,一个更为充分的理由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最基本的需求是建立家庭、为人父母、教养后代,家庭生活的幸福是生活幸福的重要内容,若缺失了这一项,即使职业成功、收入丰厚,也很难称得上生活幸福。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教育者一旦认识到学生是未来的家庭建设者,家庭的幸福又是人生幸福不可或缺的内容,就会唤醒被遮蔽、被压抑乃至被自己忽视的对家庭建设的意义的看重,也就会在自己的教育教学中呈现有关家庭生活的内容。

就课程内容的编纂而言,编纂者应注重有关家庭教育相关内容的选择,从学科内部入手改造现有的课程,使每一门学科都能够有益于学生将来的家庭生活以及合格地为人父母,使学校真正能够为每一个学生生活提供帮助,而不是只为那些成绩好的学生提供上升的阶梯。应当说明的是,在学校课程中增加有关家庭和育子之道的内容,这并不需要另辟蹊径,开设独立课程,专门、系统讨论有关家庭、家庭教育的重要议题,它只需教师有意识地将现有的教育内容同家庭、家庭角色、家庭教育功能联系起来。例如,可将家庭教育的相关内容融入到数学中,其研究主题是预算、消费教育等;融入到英语课中,讨论英语国家的亲子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教育关系等;融入到历史课程中,探讨著名历史人物的成就与其幼年所接受的家庭教养的关系,或者历史上的如“孟母三迁”等家庭教育故事等;融入到语文教学中,阅读那些文学性、思想性和教育性俱佳的文学作品,如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从以上几个简单例子可以看到,学校教育在提升家庭教育功能上确实大有可为。

其二,呼唤关注家庭教育的教育政策。长期以来,由于教育政策只关注公共领域的教育活动,家庭

教育作为私人事件被排除于教育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之外。然而,问题在于,家庭教育虽然蕴含于家庭生活之中,但其影响绝不限于私人领域。实际上,家庭是国家公民的成长基地,家庭教育的功能状况对公民健全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任何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出台都不应忽视其对家庭教育的影响。那么,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如何关注家庭教育呢?简单说来,其策略大致有三。一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必须从整体、系统的角度分析教育。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都是不可缺少的方面。这就要求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具有宽阔的眼界,摆脱仅关注学校教育的政策思维定势。二是将“家庭教育”纳入教育政策的作用范围。所谓“纳入作用范围”,并非指制定专门政策来强制规范家庭教育,因为家庭教育根植于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之中,我们毕竟不能强迫人们过某一种生活;而是指我们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培养家长教育能力,力求普遍提高家庭教育水平<sup>①</sup>,而且我们在制定一般教育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其对家庭教育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以尽可能避免其不利影响。三是对教育政策的评估应考虑其对家庭教育所带来的实际影响。由于教育政策主要作用对象是学校教育,其对家庭教育的影响通常被忽视,更不作为政策评估的依据。如此一来,家庭教育就完全被置于教育政策“作用范围”之外,家庭教育功能式微状态难以得到改观。就此而言,若将教育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作为政策评估依据之一,似可一定程度上扭转家庭教育功能的式微之势。

其三,形成关注家庭教育的舆论导向和社会环境氛围。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家庭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单位,承担了大量的教育任务。历史上大多数教育思想家,例如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都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只是到了大工业革命以后,家庭的教育功能才开始萎缩,让位于公共的学校教育。从此,这个看重效率的社会就越来越忽视家庭教育的意义,将其置诸边缘。但是,在学校教育备受诟病的今天,人们再也不能对给予自己终身影响的家庭教育视而不见,通过社会舆论激发人们投入家庭教育的热情已事不宜迟。因为由于缺乏“投入热情”,人们普遍忽视家庭教育,过早地将孩子送入学校,家庭成员之间的在场性交流大为缩减,家庭教育功能也由此式微。如

何提高人们参与家庭教育的积极性呢? 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案是,借助报刊、网络、影视等大众媒体展示“家庭原子化”背景下家庭教育状态及其后果,向人们呈现现代家庭中孩子们的生存状态,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行为,进而提高参与家庭教育的积极性,为家庭教育功能的恢复奠定舆论基础和社

会环境氛围。在此,一个可供借鉴的案例就是 2003 年的春晚小品《我和爸爸换角色》,小品中的父亲通过与孩子互换角色的方式体验到了孩子的言语、行为和感受,引发父亲对于自身教育态度和行为的反思,从而认识到自己在家庭教育中既缺乏意愿又缺乏能力的事实,终于决定努力做一位“真正”的父亲。

#### 注释:

①在此,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国家从教育政策入手提升家庭教育功能的方式,如美国联邦教育部 2007 年出台的“赋予家长学校的席位”(Empower Parents School Box),其主旨就在于鼓励家长关注孩子的教育,使家庭教育发挥应有的功能。所谓“家长学校”,即对中小学学生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教育组织形式。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我国虽然也有“家长学校”,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教育政策支持,在现实中并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学校、教师和家长都把家长学校视为一种负担、一种可有可无的组织,于是家长学校在功能上逐渐与家长会等同,其学习内容主要是教育家长如何督促学生学习、如何纠正孩子的行为问题等。当前,我们必须制定相关的教育政策,强调家长学校在家庭教育上的引导作用,给予家长学校应有的地位、待遇和支持,聘请和培养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人员,在调查家长教育需求的基础上设置系统而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课程,吸引更多的家长参与到家长学校的学习中来。

#### 参考文献:

- [1]转引自:苗乃川.如何打破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原子化”[EB/OL].[http://qnck.cyol.com/content/2010-06/04/content\\_3265205.htm](http://qnck.cyol.com/content/2010-06/04/content_3265205.htm).
- [2]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3]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J].社会科学,2009,(7).
- [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田毅鹏,吕方.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J].天津社会科学,2010,(5).
- [7](美)加里·贝克尔.家庭论[M].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8]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M].侯晶晶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 [9]晏辉.守望家园——家庭伦理的当代境遇[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
- [10](法)伊冯娜·卡斯泰兰.家庭[M].陈森,陈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Educational Thinking On Family Atomization

NIU Nan-sen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Family atomization means the relat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is weak, and the time they stay together is short. Individu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which conduct in three aspects in family: the individuals in family become selfish, the time and space spent together is compressed, harmonious myths of family formation vanish into thin air. In a word,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family is weakening. School is able to enhance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family through two main paths: to adjust school education, and to take form the policy and public opinion that are concerned with family education.

**Key words:** family atomization; family education; the func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